



培兰奶奶

□南乡木

培兰奶奶走完了她86岁饱经风霜的人生历程。闻讯后,当我迎着凛冽的寒风踏上老家的路,尽管路况依然那么熟识,可今日走起来却感觉如此沉重……

培兰奶奶1937年出生于邻村北里一家殷实的书香大户。耕读传家的古训,熏陶了她幼儿时期成长之路,因而她也是我们家那个时候少有的有文化、有见地、有格局的女性。来到我们李家后,培兰奶奶上对爷爷、奶奶,公公、公婆和本家、族邻的先辈,极尽孝敬、崇爱之意;面对同辈和晚辈,她关心呵护,热情备至。无论对谁,她都能平易近人,开朗乐观,阳光清澈,公心以待。

因名高爷爷升学后在郑州工作,所以他们俩成家后,家务农活都仰仗奶奶在老家独自承担。她还要肩负照理两个叔叔和姑姑的重任,里外操持,勤劳艰辛,自不待言。直至叔叔和爱梅姑姑都成家立业,她才稍稍放心,逐渐放弃农活,到郑州生活。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的一场事故,让原本健康幸福的奶奶落下腿脚不便的顽疾,这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培兰奶奶的生活质量,也使一家人沉浸在忙碌无序的氛围中。好在苍天有眼,培兰奶奶的思路和心态一直乐观不屈,精神抖擞,思绪清晰,令人佩服。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当我和崔老师在老家拜访她时,她还能声情

并茂背诵数十年前的歌谣,几乎一字不差,顿时语惊四座。她还不忘交代崔老师要对我好些。临行时,培兰奶奶诙谐地用“拜拜”相辞。谁知道,这一声告白,竟成永别。

这些年,在我们家族中,“全”字辈,后面的“晴”之辈及其下面的“名”字辈的族长,有不少已悄然离我们而去。无论走过何种道路,无论经历哪些风雨,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境,这些先贤前辈们都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不离不弃,坚韧而坦然地面对和担当。特别是那些祖奶奶、老奶、奶奶、婶婶和嫂子、弟妹们等这些女性先辈和亲人们,自从她们来到李家后,无不敬上怜下,栉风沐雨,把一腔青春和心血无私地播撒到李家这方田地。她们中,有的脱离了原本安逸幸福的娘家,进入了我们这个曾经贫苦的家境中,生养孩子,哺育成人,贤惠持家;有的面对逆境,单打独斗,承受危难;有的不屈不挠,为争一口气,积劳成疾,韶华远去。总之,她们于困境中恪守希望,在寒风里抱团取暖,“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乐观而积极地向前、向上、向好,打拼出了李家一片晴朗的天空。

随着上世纪中后期政策的调整,家里的年轻人又有不少靠着家长的教诲,有幸走了出来。但这些年,一些“留守”着老家的老奶、奶奶、婶婶等,似乎已然习惯了家中平

凡的生活,少有出去与儿女共同生活。她们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片希望的田野,她们一定不舍得这一方熟悉却艰苦的家境,她们不愿离开这里的风土和人情,更不愿舍弃自己将青春、美丽和汗水、梦想都已播撒的这方天地。现实中,她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土地的芬芳、老宅的气息、人情的滋味。毕竟,故土难离,穷家难舍。所以作为她们的儿女,我们这些走出来的“后生”,也大多遵从了她们的选择和希望,顺应了她们的平凡意愿以及她们与这个苦难辉煌的家和谐共处的联结。平日里,她们省吃俭用,固守着成百上千年以来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习惯,勤俭持家,本分做人,对一粒米、一棵菜都悉心疼爱,从不浪费。每一点收获,每一份财物,她们也都利用到极致,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她们身上无时无刻不在闪烁。她们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批坚守传统、初心不改的“最忠贞一族”。

诚然,在那些年月,随着家族人口的剧增、资源的匮乏、思想的束缚,我们也有过一些特殊的日子和特有的急躁、迷茫、纠结,锅碗瓢盆的“交响乐”时常响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气不时涌来。温暖和相持共生着,亲情与相执激荡着。但大家都能

在传统美德的框架下,都能在李氏文化的陶冶中,动中求稳,求同存异,奔走相扶,尽显血浓于水、平安吉祥。

巾帼不让须眉。正是这些可歌可泣的李家平凡的女性先辈和亲人们,主动担当,大胆作为,方才用她们不平凡的人生托举起一个个艰难负重的家庭。但是,面对她们的坚韧、奉献和付出,我们这些后代们,特别是年轻人,却难以站在她们的角度去思考,更缺乏对她们关心、关注和尊崇。在我们心中,她们往往是过多的絮叨和不厌其烦、过多的严厉批评和教导、过多的“麻烦制造者”。我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在她们不知不觉的温暖里变得娇气,把她们的忍让退却视为不屑。渐行渐远中,当我们为人父为人母,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当我们也履行了类似的责任时,才幡然醒悟,深刻领会到她们的不易,也想起她们来李家之前都曾是豆蔻年华的少女。

回味方能铭记,反思才能传承。品味李家的她们一个个的非凡人生,她们虽处不同时代,面临各样际遇,但她们心中都同样萦绕着无私无畏的大爱,她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风雨之后一道亮丽的彩虹,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配上一首高昂的赞歌。李氏家族的巾帼英雄们,让我们一起为你们点赞和欢呼:你们才是李家最可爱、最值得敬佩的英雄群体。

花 婶

□刘全恭

花婶,其实就是我三叔娶的新媳妇,我管她叫花婶。因为三婶初嫁我家,村里人都叫她“新媳妇”,我不敢叫。我那年才6岁,母亲让我叫花婶。

1956年春,经村上宋梅英介绍,俺三叔与三婶成亲。三婶姓陈,修武县城北关的,大名陈凤英。我是不敢直呼其名的,怕母亲打我。我敬重花婶,敬重到惧怕她的地步。

其实,花婶也可亲我呢。初来乍到,自己二十大几啦,看见一个虎嘟嘟、胖乎乎又会喊花婶的小侄儿,自然非常高兴。不知啥原因,我总觉得三婶有些事总与我过不去。比如,我不爱吃辣椒,怕辣,她专爱在生调白萝卜丝里既放茺荑又放辣椒,还专挑大红辣椒放。茺荑有点“屁斑虫”味,我也不爱吃。我越不爱吃啥,花婶她越放啥。不吃茺荑,可挑别的。不吃辣椒,辣味还在,其他都辣。辣得我直咧嘴,又不敢哭,你说难受不难受?

那时我们用一个锅吃饭。母亲比花婶大4岁,她还真能做起大样的,事事处处让着她,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受罪,也绝不让新来的兄弟媳妇受委屈。

与母亲相比,妯娌俩的秉性迥然不同。花婶漂亮干练,快人快语,心灵手巧。母亲很美,憨厚矜持,克己为人,为成全他人宁愿自己吃亏。

那时候,我和父母、二弟住在东屋,三叔和花婶住在前边过厅屋西间。三叔在供销社买回个带玻璃灯罩的“美孚灯”,可把我羡慕得不轻。每天眼巴巴地看着花婶准备个棉花团,先用嘴对着灯罩哈口气,然后用棉花团将玻璃灯罩擦得明晃晃的。再把灯芯向下拧一点,左手拿起一盒火柴,右手捏起火柴棒“刺啦”一声划着,点上明亮的新洋灯。待到红里带黄的火苗烧到“蛤蟆嘴”以上时,花婶连忙将明亮的玻璃灯罩戴上。然后,花婶用她纤细的手指将灯头调大,高高兴兴地端到过厅屋人家的卧室。

我眼巴巴地望着,直至花婶“呼呼啦啦”上门睡觉。母亲看那眼气样,揽我入怀,说:“回来咱也买个。”其实她是在哄我哩。

直到有一天,我家也有一盏“美孚灯”,只是那是个半截的,在手握半截把那儿断了。母亲弄点黄泥摆个“灯座”,将上端坐在泥座上。只要把玻璃罩擦亮,俺家的灯也是明晃晃的,再也不眼气花婶家的了。

第二年春天,花婶家生了个小弟弟,可乖了。花婶给他起名叫战国,别看他人小精瘦,可精神啦!咧嘴一笑,两只小眼炯炯有神,十分可爱。

我家三弟小他一岁,1958年生,属狗。他俩算一茬,但脾气截然不同。战国比三弟麻利,俩人亲起来亲得要命,打起来不分输赢。战国手狂,动不动挠三弟一下就跑,三弟紧追,战国遇树即像猴儿似的爬上,冲着三弟挤眉弄眼,三弟不会上树,气得干瞪眼。一会儿下来,俩人该咋亲

还咋亲,你说怪不怪? 如若遇上外姓人,这俩人又是一伙。再大一点儿,我离开张弓随伯进山到大东村。三叔家的老二、老三时常也来大东村小住,总是也“伯伯、伯伯”叫个不停。即便我结婚后,三叔家的老三到东村,晚上瞌睡得不行也非等伯回来再睡。

随着岁月的磨砺,花婶变成老婶。三婶也越来越亲近我们,看到我们晚辈也儿孙满堂,做老奶奶的她自然喜不自禁,直呼重孙辈“快来喊老奶”。

自1996年到2013年1月,父辈几位老人先后辞世,唯留三婶安度晚年。

逢年过节我们必定拜见三婶,三叔慈祥的面孔总是浮现在我的面前,似乎三叔亲昵的呼声犹在耳旁萦绕徘徊,久久不会离去。

2019年夏,敬爱的三婶度过她89岁人生旅程而寿终正寝。